

FANG SU XIN CHAO

访苏心潮

王 蒙



FANG SU XIN CHAO

访苏心潮

王蒙



责任编辑：蒋九霄

装帧设计：麦荣邦

访 苏 心 潮

王 蒙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4.625 插页 6 字数 64,000

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500册

书号：10078·3770 定价：0.98 元

作者在第比斯埃维
丽亚旅馆的花园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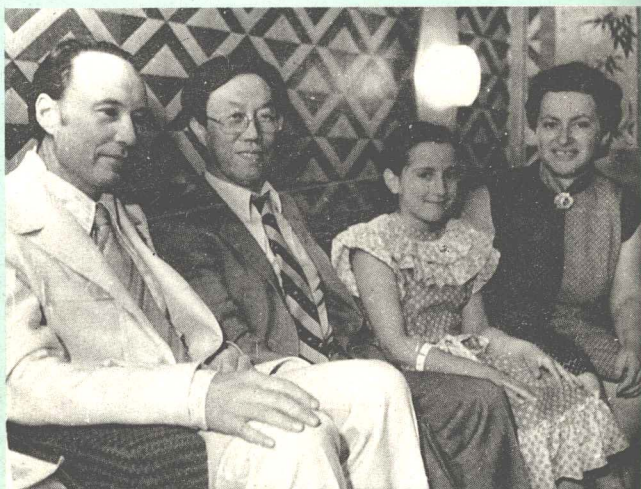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摄于莫斯科河畔



作者与托洛普切夫等摄于红场列宁墓前



作者在有中国血统的电影节工作人员
拉丽莎(右二)家做客
右一为嘎丽娜



作者在托洛普切夫家做客

左起：托洛普切夫、王蒙、喀秋莎、尼娜



作者在苏联汉学家萨洛金家中做客

• 目 录 •

塔什干晨雨.....	1
我们明朝就要远航.....	9
塔什干——撒马尔罕掠影.....	20
苏丽珂.....	33
大馅饼与喀秋莎.....	44
访苏心潮.....	52
访苏日记.....	102

塔什干晨雨

在塔什干的十二天过得非常热闹，一切声音、色彩、形象、表情，似乎都强化了。电影节嘛，银幕上放大的生活不能不影响到银幕下面和电影院外面。

五月二十二日从莫斯科一到塔什干，参加电影节的外国客人便受到了载歌载舞的盛大欢迎。此后到达中亚历史名城撒马尔罕的时候，出席列宁集体农庄的宴请以及当晚离开撒马尔罕的时候，那种长柄唢呐呜呜、手鼓与敲鼓嘭嘭、上百名少女穿着乌兹别克彩裙（式样花色与我国新疆和田维吾尔女子常穿的花绸无异）翩翩起舞的场面又再现过三次。

还有频频的接受献花。感谢那位年老的女

服务员拿给我一个花瓶，很快，我住的乌兹别克斯坦宾馆409房间的花瓶里便插满了鲜花。至于那些参加塔什干电影节的貌美的电影“明星”们，估计得到花束会更多些。还有好几次盛大的招待会：讲话、敬酒、举杯、红黑鱼子、串烤羊肉、抓饭、吸收了乌兹别克民歌旋律的摇滚扭摆舞，一切都是大张旗鼓，好象一个电视接收机，所有的旋钮都按顺时针方向拧到了最大限度。

当然，尤其不能不提到我们每天的主要活动——看电影。如果把正式参加电影节演出的故事片全部看完，上午、下午、晚上各两部，每天就要看六部……您倒是试试，一天看六个电影，连看上几天，您的头会爆炸的。

还有在饭厅，在前廊、在大门口与各国电影工作者的友好会见。为了使别人听得见自己的话，连举止最为优雅的标准绅士也要扯起喉咙叫喊。还有录音采访、摄制纪录片、记者招待会，参观市容出游、私人会见、兑换卢布与购买纪念品。还有当我们这些外国客人集体“出巡”时三轮摩托警车的开路与卫生急救车的殿后……

总之，每天都是热热闹闹、闹闹轰轰、轰轰烈烈、欢声笑语、气氛十足。尽管中苏关系还很

微妙，很麻烦，远远不是已经平安无事、一切顺利，但在这里，主人与客人宁愿“只叙友情、不谈政治”，做客的和待客的都要个皆大欢喜。

于是我睁大了眼睛，扎煞起耳朵，调动起口舌，努力看、听、说和吃，努力从苏联中亚细亚这座很有气魄的城市，从它的电影节内外活动中接收更多的信息。我当然感谢主人的精心安排与热情好客的接待，我也喜欢这种热烈和热闹的气氛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又似乎有几分惆怅。大概写小说的人不一定那么适宜参加电影家的活动吧？与大轰大嗡的电影相比，我们的小说是多么文静、多么娴雅、多么忧伤啊！写小说的人也许宁愿场面小一点、声音低一点，以哪怕是带着追怀和失落的伤感的复杂心情，去探寻这块我们自幼熟悉的、却又变得如此陌生的，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的土地上的谜语吧？

请原谅，我的苏联东道主、我的在电影节上新结识的朋友，还有我国的电影工作领导部门。在塔什干的最后几天，我想的是，电影节好是好，一辈子参加一次也就够了，生活毕竟不是电影，日子也并不就是节日。哪要得那么多载歌

载舞和宴请？

根据我过往的经验，我知道，当时光的流水冲刷过去以后，盛大的东西并不总能留下深刻的印迹。已经是一九八四年六月一日的夜晚了，六月三日凌晨我们便要告别塔什干，这热热闹闹的一切便从此烟消云散了么？

我似乎有点不甘心。六月一日夜晚，我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，穿过旅馆门前的地下通道，来到马路对面的树林里。

真是瞎忙！在这座宏大的旅舍住了整整十天，竟一直没有到对面看看。这是一个街头公园，花和树整整齐齐。有几株三个人合起来也抱不拢的大树，显然是栽植于七十年代大地震之前。报刊亭已经关闭，冷饮店生意兴隆，尽是争饮喀瓦斯与百事可乐的红男绿女。是的，这一天是周末，在苏联，周末还是很有气氛的。一座饭店遮着严严实实的窗帘，从中传出“迪斯科”的乐声，节奏鲜明急促。门口有维持秩序的警察。有一个妇女在气愤地喊叫，似乎她是来找她的女儿，不知向警察诉说了什么。再绕过去就安静了；在安静的花园中心，矗立着高高的纪念碑，老远就看得见纪念碑上雕像的大胡子。

是马克思？又象，又不象，我好象不能判定。走近了，才弄明白，是马克思。

回到旅馆我就沉沉的入睡了，睡到六点多钟便醒了过来。这里的人们一般都是睡得迟也起得迟的，六点钟是一个很早的时间，但我不想再睡下去。梳洗完走到门外，真难得，天阴沉沉，渐渐地下着雨。吹到脸上的是湿润凉爽的风。塔什干的夏季历来是炎热无雨的，只不过是五月下旬，我们这些电影节来客便已经尝到了塔什干之夏的威力。当我询问当地的朋友塔什干夏季的降雨情况的时候，被问询者的回答是“根本不下”。今天又是怎么了呢？

街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很稀少，我走下了地下通道，倒看见几个形色匆匆的人在朝另一个方向——地铁车站的方向走去。我从对面的通道出入口处走了出来，看到了地上的泥泞，原来夜间雨下得不小呢。一圈又一圈的鲜红的、粉红的与黄色、白色的玫瑰，五月底六月初，正是玫瑰盛开的季节。树大部分似是枫杨，树叶象枫，树干是杨。塔什干不愧是花与树的城市，在这干旱少雨的地方，到处有着众多的花与树。也许正因为干旱少雨，人们才更懂得爱惜花草树木吧。

报刊亭已经睡了一夜了，现在也仍然不到营业时间，亭里亭外杳无一人。但是毕竟已是白天，隔着桶状的窗玻璃可以看到几份报纸、画报和为旅游者准备的风光明信片。夜总会——我想昨晚有个母亲在诉说的那个地方可以叫作夜总会吧——与冷饮店也都变得安安静静了，它们都在休息。

好安静啊，来塔什干十几天还从没有这样安静、凉爽、潮润过，连雨打在脸上、头上也是舒服的。

我缓缓地再次走到了马克思像前。马克思静静地呆在一个静静的地方。碑有三层楼高，由青白色的条状巨石筑成，上面的石头比下面的石头还要宽大些，矗立在那里象一道强劲的光柱，威严地向天空放射。当然基石还是大的，但碑并不树在基石的正中，似乎有一点不平衡。这不平衡却被马克思像的飞扬的胡须所平衡了。马克思的须发扬向一方，是神采飞扬，是愤怒，是呼唤着历史的暴风。然而他沉默着。

我虽然不懂雕塑，但这像这碑仍然强烈地感动了我，也许更主要的因为它是马克思。我走近细看，发现碑下用多种语言写着字。其中

中文是繁体的：**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**

此外我能辨认的文字还有俄语、英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、德语、阿拉伯语等等。从中文的繁体看来，此碑的建成不会晚于五十年代中期。我看着这碑、这像、这文字，感从中来，喟然慨叹。

雨却愈下愈大了，我的头发已经变得湿漉漉的。看着横穿马路的地下通道入口，还远，而且有泥泞。近处没有房屋。

只有一株株大树，正好避雨。我紧了两步走到树下，这树冠又大又密又厚，雨虽然还下，树冠的下面却是绝对的干燥而且安全。站在树下，听着雨声，看着雨、树、花，马克思碑，我觉得如梦如画，似喜似悲。

这时从远远的对面来了一位中年俄罗斯妇女。从长相和穿着上，我相信我还是能分辨出哪个是中亚细亚各族“土著”与哪个是俄罗斯人的。这位妇女身穿质料朴素绿花纹的连衣裙，长圆脸，目光严肃中充满温柔，脸色不算很健康。她没带雨具，匆匆站到了我斜对面第三株树下避雨，到了树下以后，她庆幸地一笑，和我找到我的“保护伞”的时候的心情一样。

181872

然后她回转身来看着我，我也看着她。我猜想她是一位辛劳的有教养的工作者，我相信她的肩膀上有一副并不轻松的生活的担子，然而她还是快乐和充满希望的。我猜想也许她的丈夫没有好好地待她，否则她的目光不应该是那样。我猜想她正在猜想我是什么人。在塔什干，正象在旧金山一样，我多次被人当作日本人，也着实可叹。我们的脸上都出现了笑容，我们都感到一种慰安，我们似乎已经用目光和笑容互致了良好的祝愿，虽然我们谁也不知道谁。虽然雨还没有停，天阴得沉。

我们明朝就要远航

我不是歌唱家，但连我自己回想起来都觉得惊异，五十年代我怎么会唱那么多苏联歌曲！

如果说我会唱的苏联歌曲多如天上的星星，未免象是吹牛。但如果说我会唱的歌曲比王府井大街上的灯火还多，却仍然不失为一种东方式的谦逊。

让我们来试一试。请点唱吧：要哪个作曲家的作品？杜那耶夫斯基还是索洛维约夫·谢多依？勃兰切尔还是米留金？或者是查哈罗夫的民歌风？要哪部电影的插曲？《光明之路》？《童年》？《小海军》？《萨特阔》？《库班的哥萨克（幸福的生活）》？《夏天》？《忠实的朋友》？《蜻蜓姑娘》？要哪个民族的哪个歌唱家演唱